儼塾集

四

番外書冊

和書門 類
二六二三一 號
一〇五 函
一三 架
一〇 册

內閣文庫
和書 類
二六二三一 號
一〇 册
二〇五 函
二三 架

詩集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6231	
册數	10	(4)	
函號	205	229	

儼塾集卷之四

記九

盥水軒記 少年時作

嘗聞玩花卉之芳菲愛樹竹之蓊怱而斷送一生者古人之所尚也或耕稼釣漁而樂平生者亦隱士之所安也是故涉園觀魚而忘彭澤把菊而樂其旨深矣我友原元智少而俊邁業於醫藥潜居攝州芥川常好瓶花摸山林之景造四時之象其術也聞諸風流客自謂人曰蒲草菡萏發江湖之興松竹檜杉聚山巒之氣花王芍藥觀京洛之美野梅幽菊適隱逸

淺草文庫

之趣。莞水則巫山夜雨蕭瑟。横枝則陽臺曉雲霏微。咫尺之間。見無邊光景。復有何悰。可以代此哉。乃營小齋。名盤水軒。蓋取諸溫公獨樂園記之語也。或曰郭橐駝知種樹。得養生術。今予以梔花移之醫藥。可乎。曰梔花之要。曲者使直。覆者使平。而得合乎中道。絶其根。剔其朶。且以其道。則如榮乎舊林。況疾病之於人。本無根蔕。由七情之所釀。六淫之所侵。苟以此術。正其邪僻。開其鬱結。芟其有餘。填其不足。雖沈痾痼疾。豈容不瘥哉。書以爲記。

木假山記

不出門庭。而見烟霞。不倚樓臺。而望山嶽。非有僊風道骨。可得也難矣。家君餘暇之日。取木根之穹窿盤曲者。植翠幹雜芳菲。以作假山。悅目和神。逸情養氣。超然興趣。不可勝言焉。無寒暑。無風雨。無勞心體坐逍遙乎丘壑。臆足作佳觀矣。謹記。

驅蟲散記

昔元和中。大猷公不豫。熱症甚盛。時侍醫以爲傷寒。治療之。數日無効。酷熱加深。心神昏悶。胸腹痞塞。水穀不入喉。殆七日。氣息奄奄。衆醫無如之何。天下諸侯憂之。台德公大驚之。召和氣驢庵瑞壽。令診

脉以其歷世爲良醫也瑞壽曰是疽瘡將發非傷寒也藥治不適致有如此侍醫爭曰是不必疽疹瑞壽曰我診二三部脉候爲疽不疑諍論不已公乃命瑞壽上藥速進家傳驅虫散一貼胸悶漸開又進一貼食氣始臻啜粥一二碗至三更疽甲悉出逐日平復公大賞之增禄賜相州御馬本郷二邑自是醫名籍甚于天下遠振清麻呂之舊名新輝和氣氏之醫門當特議者曰嗚呼驢庵造命之大功猶勝良將開邦之勲業驢庵余先考之師故謹録焉

靜座椅記

古之善修道者存其心以養性持其志無暴氣豈以多方他岐到於此乎知之之要在守靜澄慮爾人性本善只爲衆欲所移而昏愚人質本直唯因外物所奪而邪慝無所移無所奪而見彼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也不可以傳聞強記得之必安在根元中正之道而能應事接物無所行而不可矣聖人曰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若學之則無過於舜舜貴爲天子不高富有四海不大父頑毋嚚不怨烈風雷雨不迷舜之學豈在外哉明理正道自能行之者也後世逐物趣末故理不明理不明故道不正理不明

道不正而能行之者未之有也人能勤之不怠聖其不遠夫靜之工夫先儒或用之或不用之者何也曰偏主靜久事業則流于虛誕然諸家辨論皆言道之用爾至道之體則弗言語之所盡也優游涵泳默識心通非靜不可得矣或恐彼學者有弃近踰遠之弊而不言靜者亦有之蓋靜坐鎭心之爲功不可勝言苟修收心神蓄積道義習氣漸消爍天理自長成則油油然而進善欲罷不能其法也情熾則主一以克之氣惰則嚴肅以提之丹田住心湛如止水故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風霆無動其耳財色無轉其志與天地共其義冥漠而不生夫惟不生是以不死能勝外物無所移轉心術之妙用其如此矣於是爲靜坐之器庶幾乎存養之助云寛文十二年五月二十日書

拜舜水先生祠堂記

夫愼終追遠者忠信之厚也祭之至也祭必得福者感通之妙也故古之聖賢享祀盡敬歲時致哀皆出於天理之性情起於自然之道心不得已而然所以昭昭乎人物之上也舜水朱文恭先生大明徵士博雅君子不得遂志確乎嘉遁義如伯夷

節似陶潛。飄然來遊事我　君我　君遇之也厚貴
之也至嗚呼先生譬諸龍可謂潛乎亂世見乎明時。
譬諸鳳可謂見險微而去覽德輝而集未滿二紀奄
爾沒焉我　君爲祠享祀敬之也厚哀之也至金石
之誠宜矣受福儒臣井弘齊嘗被　命受先生之學。
旦暮函丈眷遇殊特以其恩義兼備家設神主事々
如生敬禮厚而至矣茲年月親炙之徒坂矩辻隆野
傳吉常岑宗淳及淺有定山久積山可澄同以清酌
庶羞之奠恭饗祠堂時招不佞令受其胙不佞近仕
公門唯聽德音不見生時之顏弘齊待我亦至矣

不得已而操筆以記事情云貞享二年二月初五日
也

渭津記

阿州渭津之爲景也臨碧海倚疊嶂帶長川布平原。
吾恥之嶋東聳高越之巔西連實迭日月與出雲雨
南設　東照之神廟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而飾璫
泉飛巖秀。翠屏如畫疑是天仙之所遊會也北有鳴
門之急灘去城三十里逆湍暴浪風疾雷奔即海若
之所匿雖巫峽灔澦豈過此險哉城下則江流縈迴
灌注左右艤輕舟釣錦鱗横中流歌欸乃蘭菊耐久。

梅櫻發早上都墨客騷人無不來盤旋焉至若百穀
垂穎桑麻鍾萃山多禽獸海餘魚鹽百品寶貨至自
浪華千章良材運自土州可謂豐饒之境矣且士風
厚重端正安徐細民辨理皁隷知字凡厥俗不麤暴
不桀驁無有輕躁之氣蓋南方風氣寛柔以教君子
居之乎抑亦昔管領細川氏久鎮于此地其流風善
政之所遺乎抑亦今刺史蜂須賀君奕世省外修內
阜民敦本之所致乎自非藉大手筆形容其文物亦
難乎哉寛文庚戌春余泛船於浪華西至渭津眺望
烟景爲記而還延寶巳未冬再至彼元祿戊辰夏復

往遨遊先所記有未盡者於是改正以顯其實持來
示關東諸友廣其異聞云爾

重建氏殿神祠記

自古忠臣義士殉節善死者必建祠祭之旦暮致
敬使民有勇且知方歳時奉祀教士見危致命彼
張許善死於唐文謝殉節於宋皆享廟食非所以
崇德設教乎故伯耆守名和公源朝臣諱長年者
伯州名和莊人也丁元弘之多難迎
後醍醐帝於船上遂奉
乘輿恢復京師其忠義不恥古賢將竹帛所垂可以

槪見焉不幸而遇延元之變力戰沒于敵中嗚呼
雖壞形骸於一時而傳名節於百世凛然士氣誠
可令懦夫知立志矣今名和莊氏殿神祠此其靈
也近年大守羽林池田君擇地移祠璽田附之臣
大窪友尚奉其事且竭力於興造祠乃成像乃設
是祭是饗其詳見于稲住道祐所錄友尚請尚謙
爲記我水戶相公篤崇
南朝與名和公同志於千載之後尚謙事其家豈敢
所辭乎又從而爲辭曰　船上迎
駕佐命忠臣大宮力戰取義成仁凌霜氣節貫日精
神氏殿舊址威德惟新

儼塾記

夫先王之經世教以人倫而教之要莫先乎講學苟
非講學民無知方其義大哉我　公法古崇德好學
施仁嘗於水戶城於江戶邸各命儒臣講經開導士
庶乙亥歲水戶教授有闕乃命尚謙教授丁丑春賜
宅於水戶城西乃命營講堂於宅椽之㝡䆮三月而
成南北其戶嚮嚮其正得講於斯聚於斯優游於斯
好學之徒與共感戴喜懼交併而已且以高燥之水
乃命鑿井再旬功畢泉洌而甘甃石如磨仰浴溥博

淵泉之化俯顧舊染日新之訓於是導衆以王爵本于周子之語揭壁以朱子學規欲廣爲己之學也而宅中有射場是弓隊長肥田行正所嘗造僕雖不能射不敢廢之欲存我　公備武之實勵士人精練之志也而堂前後樹竹叢茂花卉敷茶不敢剪其枝柯夫詞藻雖爲末伎而欲使文士感興咏嘆叙暢性情也都莫因講習討論之功知古所謂明善修身之方齊家治邦之本克孝克弟克忠克信而延覃凡百有司之儀節弓馬劒槍之術藝皆歸趣合道共裨益善治塾成之日偶得舜水先生手書儼若思二字　西

山大君廼命爲塾名恒稱略呼儼塾恭奉命名寔喜寔恐寔慙寔欽他日會此衆士與其學業成功所行得合此名可謝萬一二者歟是所大望也

雲澤茶入記

夫茶入者雖藏抹茶之小壺而貴介公子之所玩賞也可與雅會可極風致尚謙家所貯茶入高二寸九分有奇半腹圍二寸八分相傳古瀨戸肩衝者也舊名村雲先考空菴性壽居士改名雲澤以其景象如雲又似澤也元祿己巳秋　源義公一覽稱爲奇貨乃戲尚謙曰汝依此器以開雅宴進一服佳茗可謂

數奇者矣。尚謙不才。終不能應其命。遺憾何啻千萬
方今追憶塵俗之間。難保延久。不如寄納於紺宇。可
供佳茗於永世。且其器亦見稱于後昆。豈非快事乎
嘗為茶入所設錦囊一。繡囊一。先妣知性森田氏所
手自縫制者。今併雲澤藏于久昌寺庫裏。於是謹記

行德劍記

貞享二年春。源義公命大村加卜冶劍於常州利
員邑鏡德寺。加卜齋戒而造之。用十五枚甲伏之法。
寺僧宥淨日修護摩護之。於是鍛鍊精巧。凜若冰霜。
奇氣純盡。龜文縵理。而其中一劍傳在風詠堂主藤
田後凋子之家。試刃四度。忽若摯掃塵塗。後凋子恒
好學。嘗學劍術。乃名劍以行德。取諸劍銘動必行德之
語。請余為記。余曰。夫劍非唯折衝伐敵。可以正心修
身齊家治邦而已。傍人問曰。劍之用止於擊刺。子以
擬大學之教。其有所據乎。余答曰。韓子曰。利劍光耿
耿佩之。令我無邪心。是正其心也。楊子曰。劍可以愛
身。是修其身也。吳孫權曰。劍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
是謂齊家治邦也。昔有人觀聖像帶劍。感歎曰。不如
是則教道不立。善哉言也。夫舜罰四凶。禹征有苗。湯
征自葛。西伯戡黎。聖人以武撥亂反正。以文治世安

民古所謂文武並用長久之道矣我　本朝自上至下無不帶劒而知恥重義蓋古之道也秦皇銷兵而世大亂梁主忘武而邦竟亡今刀劒者武器之長也因其器以體其德則文亦在茲焉

畫龍記

野中三五郎源友重世任于遠州敷智郡堀江邑寛永季年　公府畫工狩野主膳者病而辭職遊上都路歷堀江寓于友重宅偶過近村前之坂弟子狩野源兵衛告友重曰吾師於畫有一奇事君試請之友重喜乃請之主膳辭曰我奇畫者龍也每畫之雷雨

必臻故祕不畫友重固請遂畫之時六月十九日未時以連日大旱無些涼氣及主膳下筆忽巽方有黑雲大如扇子須臾天陰雷電霹靂暴雨洊至里民恐懼皆閉門戶半時許而天晴前之坂近邑無一點雨下於是初信其每畫龍必致此異友重寶其畫傳于家後任于　水戸侯令致仕號榮傳請余爲記有日今茲寶永元年甲申六月久不雨民望雲霓於是應其需

論曰昔者張僧繇畫龍點其睛則雷電破壁畫已失矣顧愷之畫龍不敢點睛後人強其點睛龍竟飛去

吳道子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煙霧其他畫鷹畫鼠畫魚畫鳥畫獅子畫水火有靈恠亦多矣我　邦古之能畫狩野氏之祖先等眞逼造化妙致變異不可勝計所謂精專則動物言其妙耳易曰神者妙萬物者也夫畫工之妙得神於小伎猶且如此況聖人之妙得神於大道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過則化存則神豈可誣哉人之存心於道妙通神者優躋聖域必矣

鬼面石記

前左兵衛尉安藤氏家有寶石名鬼面石以似鬼面也良純親王爲之記體製高雅一日請余題字更無片語可加焉唯說鬼道云鬼無形之人人有形之鬼是先賢之格言也程子所謂人鬼一而二二而一可以併鑑焉夫人鬼者陰陽晝夜之道也太極之地森然而備一闔一闢相爲消長又作對待其理一本矣故人道所宜鬼亦宜之人道所不宜鬼亦不宜之聖賢之教盡天理之所宜故云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庸人昏愚日用而不知心之所向就美就煖就安就榮不顧其後不慮其變是不適人道所以不適鬼道也古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善哉言也

楚章華臺。秦阿房殿。漢長楊宮。隋江都樓。奢侈華麗。大勞民力。竟作丘墟。今何在哉。昔漢文帝重民十家產。不造露臺。唐太宗欲營一殿。鑑秦而止。可謂守儉而不由覆轍者矣。凡驕奢淫泆。流連荒亡。非禮非度。好利好名。皆鬼之所惡。人亦厭之。留害鍾至。是違天理故耳。夫罔鬼者。不明甚矣。褻鬼者。不智大矣。今爭言鬼之有無者。為鬼所忌。譬如有富家。倉庫盈滿。一人不信其富。言無有資財。其家必不喜。一人甚稱其富。親近數寶貨。其家必惡之。故聖人言敬鬼神而遠之。敬者不罔之者也。遠者不褻之者也。幽冥異境。人鬼

異類。雖其理一。而分各殊。哲人默識心通。不漫語之。微乎深乎。凡愚疑於目之所不見。然則往古之事。千萬里外。謂無之乎。又惑於智之所不及。豈時時刻刻必卜吉凶。應時接物。皆禱祀求福乎。若能從聖人之明教。盡天理之當然。則人鬼之道全矣

神託靈異記

野州日光山下瀧尾神社傍有大杉三株。相傳神靈所栖。因名三本杉。觀者莫不仰敬焉。寛文七年丁未四月二十日。大猷公十七回忌也。修法華萬部會於日光山下。台徒群集。法會第九日。山門

鷄頭院山舜法印之奴至于瀧尾視二本杉輕慢不敬笑曰此杉不高大異于舊聞而中杉殊小矮於唐崎松其言未訖背後寒戰毛豎歸旅舍顛僵失心譫語卒然膨脹赤如丹絕食飲臥言神來脫我其奴同輩請台山靜光院覺深法印院後任雜足勅補二會探題職任權僧正復移任正覺院兼居談岑學頭進拜正僧正更名豪覺加持護之於是深師種種加持誦咒讀經又屢示教諭誨經五日而靈遂退散其間奇狀多多神語有徵人咸驚歎靈之去時謂曰我是女體中宮與山王聖眞子同體也奴來瀧尾不敬不信徒然而立惡口重

沓。故我爲懲之耳。我護台宗自今護師矣。東叡山檀那院亮海僧正需深師記其始末。師乃造瀧尾靈託記一卷。記事甚詳。令讀者凜然畏敬焉。此歲秋師修求聞持法第三日。忽見壇上一大杉橫臥。其上有女直立容貌極尊嚴。垂髮著白衫紅袴。乃知瀧尾神來護不背約。從是心清體健大法畢功。他日靈託奇事達

天聽。　敕奏其記。

叡感之餘。納記於官庫。

謹論曰。夫我　大日本神之州也。昔者神威之化

昭昭赫赫擧世視神如人事之亦如人讀日本紀可知焉爾後　朝廷問邦家之樞要於宇佐大神。稱其使曰宇佐使其敬篤故神敎惟新下至庶人信敬神祇莫不用誠天下和平是我　邦之風也易云聖人以神道設敎而天下服矣我　邦有焉雖世澆漓而神德巍巍如吉備津宮之釜鳴動示臧否謗咎之像破裂告擾亂人之所不能欺也凡大小神祇三千七百餘座其昭著功効不可盡誌焉以淸淨法薦之則神歆之不淨則不歆其不可誣也明矣今瀧尾神一依憑而懲昏愚之慢神不敬者其敎嚴哉深師之祈禱也即是遲遲虛靈不昧之心德行寂然不動之淨法豈不感通乎世有纔讀書闢鬼神者唯執先儒所謂鬼神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等語不信神靈感應之妙取理捨事向虛背實噫危哉邦多祠廟則名以淫祠有奇異則爲巫祝尼媼之事而嚼獸肉啖葷蒜以行不潔非唯汚敎化身復受陰譴不亦悲乎史館儒士三宅氏跋其記賛助威靈余亦論述云

投壷茶入記

柳軒藤田子端正好事之士也致仕之後精于點茶

之式家有茶入誤毀損藤田子修繕如故而深愛之
名曰投璽余問曰是非寶器尤物何愛之偏乎且名
義奈何答曰茶家者流以茶入之上小而下豐滿俗
云茄子者比之王者蓋人君小心節儉而下民殷富
之義乎又以茶入之上肩廉隅而貌亭直俗云肩衝
者比之將軍蓋將家廉正直立以涖衆之義乎其餘
雜形各亦當有所比矣今我茶入之形彼所謂比王
者之器也豈以毀損廢之乎投璽之名太平御覽云
漢王莽就元后求璽乃出璽投地璽上螭一角缺後
復還光武今假此古事以命名得之濬泊齋安積子

我補綴毀物爲寶亦有意思不換世所謂投頭巾余
聞此言私自感歎假使王道衰變覇術盛行志士仁
人豈一日忘王哉黍離之詩麥秀之歌誦之不感起
者非人心也昔者乾綱解紐姦雄馳驅當此時也忠
臣楠公名和菊池並以百一之土壤對天下之強敵
竭力勤王始終無渝精忠不恥于古其誠心薰徹兆
民至後世莫不知尊王之道宜乎二千餘載之
皇緒巍巍蕩蕩于今仰止吁大矣哉且夫以小物比
王者不無謂也牡丹富貴稱之花王梓之良材稱之
木王補養湯藥稱之王道之劑例可觀焉藤田子志

在尊王道不可無語因以為記

序十

送龜井玄卜歸紀陽序

醫生龜井玄卜者余外兄也今茲春自紀州若山來問家大人安否一宵清談忘十歲之契濶然淹滯不日説別息息未盡心曲惆悵惟深兄鄉有老母已垂八旬有一妹不幸而寡居兄孝弟之心无懈自去家食不知味坐不安居江府諸兄舊族知兄有器用欲其一登龍門之級而兄不求榮利恒慕黄香扇枕之勞學老萊斑衣之戯是故不趣行裝閲歳月久矣若山良友親戚亦善遇焉其獲於鄉閭可知矣家大人以骨肉之故傳來妙方悉授與之感其孝弟之志也小子亦不勝感激聊贈之以言兄收於懷莫忘是所望也夫古之聖賢無不主一無適者故曾子一唯忠恕而已矣仲由有聞不能行只恐有聞司馬公一生作行只誠而已范純仁亦所用不過一恕字古之守約豈事他岐他方哉凡天下國家之政非主一則不治百工農商之業非守一則不成故易曰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言理一而分殊也且夫主一則不二本故應萬事無忝以是事親親安治家家齊守身

身修業醫醫精兄豐之無懈及于古矣臨別敍情如
此不敢須煩也

送稲津左兵衛之水戸序

古之人送行必以言余之惷愚不能以言然而所傳
聞不啻告非交友之情也足下以禮職事吾 君可
嘉可尚循恭儉莊敬之道修教訓正俗之學憲章王
制而效法類聚古典而述篇至於扇揚淳風贊成敎
化可謂邦之寶而民之賴矣所關大哉夫東土俗異
于西土猶北方雖異于南方也足下生于洛陽資質
中正達殊方之政猶耳可受和也若固執辨楚夏之
差不襲水土猶方枘入圓鑿也則背不爭之誡違素
行之義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如其邦之故謹脩
其法而審行之今也愼言自省篤敬能讓何之而不
行哉又修禮者不可苟且容易曾子曰君子之愛人
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夫欲速求利而無悔
者未之有也恭惟我 相公欲採舊式於遺書傳禮
文於後昆足下受任不輕其厚欽以奉事義理以養
內自蒞多福可期而已

送坂塲尚運序

醫之爲術治人疾病耳而其所學廣博不比他伎何

曰廣博。今舉其要。臟腑經絡。脉候氣運。藥性方治。苟欲窮一至終身不可得盡也。其書數百家。其事千萬品。況病所變化無有邊際。自非天下之聰明不得窮盡也。如由基之善射。白公之劍伎。止運用手臂。豈類醫之衆緒多端哉。吾曹庸猥居廣博之業。嗚呼何時有所得。雖然古謂業精于勤荒于嬉。若勤不已其精至矣。勉勵無怠。內省不疚。必有自遠方來求者。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稱德也。德積乎中。門致車轍。君子有之。屬日愚過深井。觀杜鵑花滿園炫燿。地雖僻遠觀者如堵。以花超羣也。奧吾子似此花。夫甲斐德本。古河三喜。伊賀壽伯。皆近代良工也。八不遠千里行求治療。可以鑑焉。吾子遊我門七年。出卜居常州南郊。不可不贈以言。他日修業踰我。是所望也

送安東竹間子還柳川序

筑紫之爲士也。日域之西徼而跨海則唐山也。彼齊魯之儒風傳來。不遠學者以興。不亦宜乎。安東省菴大爺。筑後州之儒宗也。雖居柳川城下而名扶桑域中。嘗延招明故徵士舜水朱先生。受其學。且奉養焉。美譽及殊方。我寡君所敬。誠可尚焉。僕贍仰久矣。恒以不得相見爲憾。去歲初見令子竹間大兄於

江戸眞是驥子鳳雛俾頑惰有所立可謂能播穫其所苗者也達我素望伸我積思喜歡不可勝言今春僕從居水戸夏初太兄還柳川嗚呼既隔胡越又阻參商離懷罔極情緒靡止僕之去日投惠以序炳於錦繡貴於金璧猥忝稱揚赧顔縮恧頃聞寡君造教授廳於宅中僕謭劣豈敢當之唯本敎學半之典依友輔仁之訓而已偶得舜水先生手書儼若思三大字揭之塾壁敬俟眞容因望大爺在茲思太兄亦在茲可知矣雖鄙語淺短不足備君子之觀苟布陳情實代彼出餞請還報于大爺榮幸也

送執政覓氏赴江戸序

寶永甲申仲冬既望忝執政覓台兄見訪儼塾聞近將赴江戸邸謹送以言云夫治邦齊家之要以修身爲本其要在正心誠意何以能之所謂致知格物而已其道如何曰在上者盡通下之情在下者盡達上之心兼政務者盡得其宜令安衆心掌法令者盡除其弊令歸誠實其如是則萬事莫不治焉庶績莫不熙焉宋儒云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此之謂也夫心者根也事者枝葉也根安則枝葉自茂盛矣兵書亦云務攬英雄之心夫英雄心和則無不成矣至于澆季

浮華相高上下不通和尊卑相隔離故有仁聲仁聞。
而民不蒙其澤有徒善徒法。而邦無得其益。是皆不
盡致知格物之教。不精實理。故不能及古矣。如藝之
元就越之輝虎甲之晴信相之氏康尾之信長雖覇
術未合王道。而能察士心。其所欲與之。其所嫌去之。
故大服人心功名赫然。四方畏之況乎能行王道其
功溥博悠久。不可比喩焉。此義也眞氏大學衍義具
矣閑暇之日。宜熟覽者也。台兄重厚簡默。於道有所
省悟豈不告以格物之旨哉宋太祖之相范質曰。執
政之地。生殺慘舒所係。苟不能蚤夜兢愼悉心精慮。

敗事覆餗憂患畢至加之道有枉直時有險夷。居其
位者今古所難是等之言。宜加鑑察。平常受用邦家
之福不可言爾

題序十一

女誡後序

自古男兒有師傅以敎爲。故有成知立行至於有過。
則無不格其非矣吾曹生爲男子讀書受敎不亦幸
乎。若夫幽閨女子雖欲隨師學道不亦難乎有母育
之。未盡敎誨有姆訓之。不能委曲有才而不揚不肖
而見棄。舅姑或嚴恪。娣姒動毀譽或有區區念慮畏

嘗與尾鬱結不伸痞悶致疾者或有不能聞道習於淫奔長於嫉妬其極至於破家危邦者嗚呼痛哉今通魯論孝經列女傳諸書知撿身治家之法則上可以奉父母舅姑下可以養兒女婢妾吉祥莫大於此焉若彼工文藻巧辨說多損而少益貞婦所深恥也女子之職無他唯在孝順之行衣食之奉及養兒孫之道耳而閫外之事非所與聞矣如臼季之妻文伯之親孟子之母程子之妣可謂盡女道矣東漢之曹大家爲之憂而作女誡一篇凡婦人之欲學者捨之何求哉予暇日加和訓以便見讀冀令孝婦口誦心得身行以有裨治家之術云爾

神武剛應錄序

古曰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又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穰苴曰邦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仲尼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備者必有文事夫武之不可親也如此不可廢也如此然除殘伐暴誅亂攘夷者莫善於武故天下既平一時蒐獮邦國既安振旅治兵聖人之講武如此夫兵者大事也國之存亡世之盛衰一係於此豈可忽之哉　本朝古無

兵家之名

清和天皇朝六孫王經基精于兵法始傳于士之家然世殊時異古之法例故實後代莫得聞知爾來言兵之士最多而或取敗亡或失功名蓋泥跡執一之弊也學兵者當取其律於　扶桑之法得其文於中華之書而揀其粹達事變也皇都自邇齊山脇重顯氏少潛心於兵道凡兵道要領綱旨悉兼得之不倦志於此道久矣自得其傳投夙興夜寐覃思研精頗記其法十之八九書已成凡十卷日神武剛應錄古昔聖賢貴武之義中古名將勸兵之道粲然可觀矣而行之之要在人君篤信力行耳豈待求於外乎

春秋左氏傳後序

古昔脩春秋者先以左氏爲要程朱之言皆然且漢劉歆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孔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予自發歳好春秋久矣其道理宗胡文定其事實本左丘氏然不得左氏康侯無以發論今讀此書者非沈潛反覆至韋編三易難乎得其大幹也且此書也在武林不可不必讀之大典也其

記軍事所謂前軍中軍左右後軍書次第甚詳明而
書某人爲其軍之左某人爲右復加委細馬班之史
雖書戰如畫歷代諸史雖載事詳悉未見如左氏書
前後左右著明無遺者左氏於兵道至矣盡矣後世
無以加焉宜乎杜預之成癖遂伐江南大有功矣左
氏記軍雖人皆所閲而知其妙者鮮矣故舉之以告
崇武之人云爾

秋日會宴詩序

秋之爲景也淸爽兮人快慘淡兮人悲明朗兮人潔
蕭條兮人寂圓月揚輝冷風横金朱葉粧山黄菊滿
籬芷蘭秀園蘆荻茂江鹿鳴食苹猿叫綠樹鴻鴈聚
洲蟋蟀吟戸嚴然物色奚下於春世之以文鳴者誰
不咨嗟咏嘆乎哉故先哲之高致記秋水詠秋月歌
秋風賦秋聲感時起興嗚呼宜哉　幕下石尾介然
大兄餘暇之日招二三良朋繁蕊設詩筵賦詠彼秋
景於是即興及探題數首揮毫乃成不佞侍席末應
其需序卷初云

跋愛菊挽

牛山之木濯濯然者非以斧斤斫之牛羊食之乎滁
圃吏著馬蹄篇柳柳州作郭橐駝傳亦惡戕賊其性

余愛種菊。曾惡世人剪其枝少其英求備美於一莖非愛之。卻害之。故庭際所植。縱其蔓延。偶得此辨。尤愜素意。恰似搔痒。加以安積子評語。彌增嘉歎。於是乎書

御藥園唱酬集序

輞川因摩詰而名著焉。愚溪得子厚而美稱焉。非得其人則雖勝地而無聞矣。爲若袁公之月渚。蘇子之柳堤。亦以人獲名者也。里巷館舍。山溪園池。或名或否。皆存乎人而已。江戶城北藥園。方若干里。其囿其沼。可以稱靈焉。菊所木下先生承台命掌其事。撿

草木製藥品。先生才富學厚。非唯從事於採摘修治之間。乃又暢情於賦詠賛述之中。嘗招一時雄才碩儒。題詩酬和。及數百篇。卷稱名之曰御藥園唱酬集每對文墨者。必假而觀之。可以傳不朽之盛事。可以聞大平之頌聲。凡先生所題所和。其數倍於衆賓。且自製先韻長篇。多於老杜之作數聯也。而學士已下諸大家。至上都之名儒。遠邦之俊士。序之題之。詠之賡之。其盛近世所稀見也。夫藥園傳芳於後世。先生之功大哉。爲公著美。不私于名。比彼因所寓有遺名者。蓋可謂優矣。元祿初年巳降。僕屢訊先生。見其卷

軸月積歲累十年春移水戶。先生贈以言云。必序之
僕不遑固辭。嗚呼藥園其境神秀。其物嘉美。萬夫之
所具瞻。不俟小人之揚贊。先生其詞高雅。其筆遒健
不待下士之褒歎。雖然僕親戚福住道祐。往時蒙慈
渥。不可讓也。亦奈何此垂意甚備。不得遂辭。自忘璅
弱漫序如此

讀羅山集有感詩序 並詩

羅山林學士命世之才。當 元和寛永之盛運。大興
學於 本朝。至今稱焉。其學也祖四書六經。宗濂洛
關閩。志在先王之政典。力排異端之支塞。域中有宗
儒之學者先生之功也。雖初於惺窩。而非先生不能
大顯著矣。其說 幕府以聖王之道。嘗於駿河政事
錄觀焉。頃間讀遺文。益知治世安民之志。非唯以文
詞而已。至若悼左道之惑世誣民歟。衣服之士庶無
別。譏茶器之高價傷財。刺醫科之昏庸不學。哀歌舞
妓之誨淫亂風俗。惡瞽者山伏之各私設法令。其憂
後世憤弊政。誰敢不嘉尚哉。且直言無諱。可謂百世
之師矣。余後生不得面見。深以爲憾。於是裁韻語。以
效贊辭。發于不得已也。其詩曰

家塾秋晩措居諸。羅山遺文興起余。器用應須比粜

彙采詞豈止賞瓊琚胸藏萬卷宗聖典手括千古入吾廬活水有源來滾滾道脉泒流遠濡如只稱博洽非識者大弘程朱是權輿衆伎百家皆覷破異端雜說悉蠲除　本朝舊史經校定至今汗青遍州閭忠讜勸君多裨益號令下民恐簡書稽古積久遇清代屢論釐務無人沮聞說長沙屈賈誼可憐五都遷仲舒歎彼不幸嘉此幸　明主寵光終用譽石渠文備助漢盛東井星聚與宋初天人爵貴壽亦保子孫業成榮有餘走卒兒童知姓字殊方異域想襟裾先生沒時我髫齔無緣言面徒欷歔於戲後生誰瞻仰欲寫馨德奈粗疎

周易觀象傍訓自序

夫易何爲而作也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蓋上世淳朴民無機巧無心而感通有疑則質諸鬼神故聖人作易示人卜筮能通志定業斷疑焉二帝三王之世繼用贊疑尚書及春秋傳屢言卜筮可觀焉夫惟四聖之後易道隱晦於是程子作傳發揮義理大助世教而於古有欠自朱子作本義彖爻十翼渙然氷解胡雲峰演繹之本義之蘊炳焉夫易无體故其辭奇所謂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故非

曲暢旁通。雖探其賾。若夫拘泥確定。不足與言。是故東宮穆姜占得元亨利貞之辭。（隨卦辭）自知婦人非所應。南蒯子仲得黄裳元吉之爻。（坤六五）不知无德之取敗。京房欲去恭顯。而卒被困。是往不勝為咎。（夬初九）回紇逢郭子儀而喜。光有驗。是為利見大人。（乾九五）當知婦人或智。士夫或愚。明者或昧。醜虜或信。傳云。孔夫子自筮得賁。（賁象傳）自今觀之。其所謂察時變與化成天下。仲尼之行當之也。朱子筮遇遯。乃燒諫疏。其所謂遠小人不惡而嚴。（遯大象）其時當然也。由是推之。文王之利艱貞。（明夷卦辭）勞謙君子有終也。（謙九三）玄宗之初吉終亂。（既濟卦辭）失戒於泰將否也。（泰九三）蜀相之謀。匪躬（蹇六二）不利東北。其如何也。（蹇卦辭）賊莽之戰于野。（坤上六）由履霜堅氷之漸也。（坤初六）嗚呼卦爻之德。觀往知斯。知來亦當如斯歟。夫吉凶禍福。進退存亡。乃陰陽晝夜之道。天命之必然者也。君子獨明見之。无疑。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矣。其豫也作樂崇德。（豫卦大象）其困也致命遂志。（困卦大象）皆中于時耳。不達于此。則志亂入左道。夫乾坤之道。在誠敬。知之者必能恐懼修省。其恐懼修省。則震來致福。（震初九）恃位正當。則夬履貞厲。（履九五）是所謂危者使平。易者使傾。百物不廢。懼以終

始也。蓋惟太極已象數具矣。相摩相盪。易乃成矣。君
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愚
竊採諸儒辨象之說。作傍訓。以為一家之書。庶且夕
資之以至无大過矣。欲究精蘊有本義在。可以學焉。
元祿己卯冬至之日僊鶴森尚謙謹序

五倫大旨序

天地之間重者有五。曰父子。曰君臣。曰夫婦。曰兄弟。
曰朋友。此五倫能修則致太平。不修則亂焉。我　世
子好學尊道。於是保傅之人使臣尚謙書君臣父子
之大意。上之。臣頃閲惺窩藤夫子文集。摘假字所著
警策數件。闡五倫之教。明嫡庶之分。而終以隱居之
靜閑。卽示曾點之見解。蓋是當時應大家之需所書
也。舊無題號。今名為五倫大旨。謹贈寫以奉獻之。伏
願　朝定夕省之餘。熟看此書。邦家之大幸大福在
茲而已。　元祿十五壬午三月九日森尚謙再拜書

竹間集序

古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世以一
藝一術。繼箕裘之業者。不為少。唯於學問之道。繼于
父者。最所稀也。竹間安東子考曰省菴柳川之儒宗
也。文名振乎筑紫。嘗見明故徵君舜水朱先生。執師

儼塾集卷之四

資之禮厚。被眷遇。因馳美譽於域中。其詳出吾友安積覺所著省菴集序。竹間子率性貞實。敏秀雅達。少而屬文。夙通經史。博該群籍。及事太守。敬信有餘。其文詞也。清亮絕俗。不涉浮華。健句偉辭。爛然有賞。可謂善繼述父業者矣。壬午之冬。奄忽而沒。嗚呼。強仕之質。何早辭世。將脩短有數乎。抑天命靡常乎。蓋亦上清紫微有所招乎。尚謙曾在江都。相見于太守邸。自喜以為獲益友。時時聞其語。多年患痔。無奈之何。我心有不樂。昔柳柳州病痔。其命早殞。每思此事。綢繆鬱結久矣。竹間子之岳父山崎翁。輯遺文若干卷。

昌平坂學問所

鏤梓行世。欲遺芳於百世。其意可嘉尚焉。初朱先生之於省菴。特許以知己。而竹間子能繼父之業。文名駢馳。可謂有此父有此子矣。感先生知人之明。喜此子繼父之孝。誰敢間然哉。今應山崎翁之需。自忘孤陋。漫敘卷首云爾

内閣文庫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